

大暑匆匆

□ 潘玉毅

大暑一般在三伏天的中伏前后,经过小暑的酝酿,热到此时已至极点。尤其是晌午过后,暑气蒸腾,将一桶水泼在水泥地上,甚至能听见“嗤嗤”的响声,间或,还能看见一缕缕缭绕的白雾。

这种热不独人吃不消,连庄稼亦觉得难以忍受。海面上的台风徘徊,观望了许久,眼见着小暑已经远去,终于下定决心尝试登陆,却难得有登陆成功的时候,于是,那热不免又添了几分。地里的蔬菜、瓜果都蔫了,农作物需要灌溉防旱,正如人需要丝丝清凉一样。

小暑吃黍,大暑吃谷。南方的农村旧时种双季稻居多,而早稻收割与晚稻插秧差不多都集中在七八月间。大暑后几日,长辈们在秧田中将稻秧捆扎利索,放在箩筐或者编织袋里,一担担挑到稻田里进行栽插,常常一忙就是好几日。

若是逢着晴天,太阳将水田变成一口蒸锅,一脚踩下去,水都是热的,甚至是烫的。若是逢着阵雨,空气沉闷,一声雷响,天色乍变,人们还来不及逃离就被滂沱大雨淋了个通透。农田里有蚂蟥,还有水蛇,胆小

的都不敢轻易下田。那时的孩子懂事早,打五六岁起,就会主动跟着大人一起在田里劳作。几个孩子聚在一起时,会互相比赛,看谁的秧苗插得又快又好。这时,就算大人们在旁边再怎么规劝,让他们歇一歇,以免累着或者中暑,他们都听不进耳朵里去。待到忙完之后,脸上涂满了污泥,坐在田埂上,任晚风吹乱头发,还自觉颇有侠者风范。

“腐草为萤,土润溽暑,大雨时行。”这个时节,同骤雨和地气一样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萤火虫。但萤火虫也怕热,白日里避暑草丛,只敢在夜间出没。物既如此,人岂不然?

若说小暑的避暑是为了追求享受,那么大暑的避暑则是一种生理需求了。好在如今科技发达、电能充足,就算室外已经变成了大火炉,人们仍可以躲在空调房里,喝着冷饮,吹着凉风。但古人就没有那么惬意了,古时候没有电,更没有空调、电扇,想要避暑,就得自己找法子,茂林修竹、池塘水库,哪里凉快就往哪里跑。

观古人行状,与水为邻是避暑的首选方式。有的临溪而

坐,有的枕水而居,有的躲到桥洞下、水阁旁,有的轻棹扁舟,在田田的荷叶中间戏水取凉。林与塘向不可分,除了避暑池塘,古人避暑山林的也不在少数。山中有浓荫,可以捕捉自然风。“懒摇白羽扇,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,露顶洒松风。”当此炎夏,斯文人亦顾不得形象,赤裸着上身,憩于山石松木之旁。

也有一二境界高的,哪儿都不去,因为他们笃信一条原则:心静自然凉。“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”此类高人以白居易为首,消暑不问风,只问心。不过从浩瀚的历史长河来看,人还是凡俗的居多。

当然,大暑给人的感觉也不都是痛苦的。很多人的记忆里,或许都保留着这样的画面:吃过了晚饭,一家人端着躺椅、凳子来到院子里,与满天繁星两两相望。萤火虫的微光与灯光互相交缠,大人和孩子促膝长谈。生活贫苦,却挡不住满盈的笑意和知足。这样的回忆温馨而欢愉,这样的大暑虽热却难忘,只是太过匆匆,匆匆到让人都来不及珍藏。

溽暑

□ 赵军

溽暑何消寻玉簪,
沉香燃尽不成眠。
溽湖闻说风光好,
菡萏连天月似船。

蛙鸣

□ 唐水龙

柳岸弯弯村舍行,
荷塘一片水盈清。
幼蛙欲觅栖何处,
归去犹闻鼓噪鸣。

元麦糊粥

□ 陈立仁

“芒种”一到,夏收夏种大忙开始,村里家家一早就烧一大锅元麦糊粥,从早喝到晚,搭点咸菜萝卜干,顿顿都喝。

元麦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,钙、磷含量中等,还含有少量B族维生素,有特殊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。元麦除去外壳和麸皮层,研磨成面粉烧糊粥喝,是最好的防暑食品,被村民们称为物美价廉的“夏季饮料”。

烧元麦糊粥,先要把淘干净的粳米倒入加了水的铁锅中,烧沸后改用小火捂一捂。接着一手将元麦粉四散撒进铁锅,一手掌铜勺不停地搅拌直到糊粥黏稠,以免元麦粉在沸水中结成面疙瘩。烧元麦糊粥要有耐心,急火烧开,慢火捂透,像熬膏方一般。村里的老人说,如此做法,米香、麦香都在,纯粹的粮食之香,入口也是爽滑绵软。元麦糊粥一般都是冷却后食用的,也有人爱喝滚烫的,喝得汗如雨下,很是舒畅。糊粥冷却后,锅边会结一层粥皮,薄如蝉翼,微微掀动,如大白兔奶糖、高粱饴糖外面包裹的那一层。我喜欢用手把那层粥皮揭下来,放进嘴里,舔一舔吞下肚,滋味绵长。

那些年,一到夏天,我家天天烧一大锅元麦糊粥,还加进不少“垒块”(面粉疙瘩),有时是放“瘪子头”(用米粉捏成的扁圆形无馅小团子)。早上下田前,盛上一大海碗,捞几个垒块或瘪子头,咸菜萝卜干

等“咸头”也不用,就一口气喝进肚子里。夏收夏种大忙劳动强度大,消耗大,容易饿。元麦糊粥清凉解渴,垒块、瘪子头还很耐饥。下午出工中场休息时,满头大汗的我们赶紧盛一碗元麦糊粥喝下去,顿时就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,再上工,也有劲了。到了晚上,搬张小桌子往门前一放,几个人围着坐下,一人端着一碗清凉的元麦糊粥,“啜溜啜溜”,你一口方停,他一口又续上,喝粥声此起彼伏,一声比一声高,像是演奏起专属于元麦糊粥的奏鸣曲。那时,听说过西方人喝汤不能出声,出国人员的培训项目之一就是改掉吃饭出声的习惯,可是喝元麦糊粥怎么会不出声呢?只是觉得,喝粥声音越大,味道就越足,几个人在一起喝着喝着,就会大笑起来,艰辛的日子也过出趣味来。

回城后,有一次聚会,大家说起了元麦糊粥,有一个当年没下乡留在城里工作的同学说:“元麦糊粥没有喝过,但粥里加点糖,一定是很好喝的。”我说:“元麦糊粥不用加糖,有个女同学,就有一次喝五大海碗的纪录。”留城的同学不相信:“不嫌长胖啊?”我告诉她:“那时劳作一天,缺水口渴,肚子又饿,端起碗就喝下去了,再盛再喝下去,直到锅里没有了。那时,从没听哪个人说要减肥,不喝粥的!”

后来,盛夏时,我家也经常烧点元麦糊粥喝,但也不知怎么的,就是喝不出当年香甜的味道了。

祖国在我心中

□ 马杭老干部支部 吕所明

有两个文字,我们总是早就学会将它写在纸上——“祖国”,横平竖直,力透纸背,心中汹涌的,是波澜壮阔与器宇轩昂。因为心中有“祖国”,所以无数中华儿女在风雨中昂首奋进,让大国重器诞生于世界东方,用双手和智慧铸就起前进的道路,搭建起民族复兴的钢铁长城。

我们肩负强国志、心怀爱国情,时刻关注着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,并以进取精神、敬业精神为祖国缔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果。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,服务保障工作获各方好评;疫情面前,中国建造速度令世界惊

叹;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,为解决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、中国方案;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大业中,大批干部奔赴千山万水,老少边穷地区人民的生活大变样。

一声“祖国”,我们心中充满敬意;一声“祖国”,我们万众一心期待她走向更远的未来。在这盛世华章中,中华儿女胼手胝足、倾心尽力,历史的烟尘永远不会让这些闪闪发光的印迹模糊——“中国航天之父”钱学森,敲起载人航天的锣鼓;“中国卫星之父”孙家栋,开拓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;“火药雕刻师”徐

立平,诞生在炸药堆里的“大国工匠”……我聆听着感人的故事,眼眸里闪耀着自信、坚定、执着的光芒。

一思尚存,此志不懈。中华儿女将以爱党爱国培植远大志向,以接续奋斗谋求进步提升,以守正创新缔造辉煌成果。未来风雨兼程,作为党员,我们将紧跟党走,永不掉队,充分发挥老干部带动作用,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力量。

